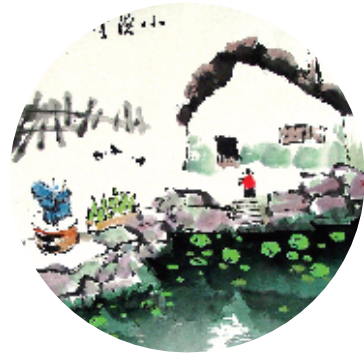


每到冬腊月，沉寂的乡村就喧腾起来。货郎们走村串户叫卖麦芽糖，杀猪宰羊的声音此起彼伏。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在村民们眼里是年的前奏曲。这一天，家家户户会煮腊八粥，给果木一一“喂”上，期待来年硕果累累。这些美丽的乡俗渐渐远去，然而那些温情的时光从未褪色。岁末弥漫怀旧的情绪，编者特意挑选一些温情作品，让读者在寒冷的冬夜重温往日情怀。



岁末重温往日情怀

果木情深

■兰善清

12月斋主



作者简介：兰善清，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散文集《笔照心海》、《我写故我在》、《万古一地·郟阳》，报告文学集《浴水重生》、《创业之路》、《郟阳雄风起长岭》。曾在《中国作家》、《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

吃了腊八饭，果子结成串。

腊八粥煮好，母亲让喂房前屋后的果木。

枣树已落叶，赤身裸体，树梢几个猩红的枣子还在寒风里精神饱满，招摇逗人。我用镰刀在树根褶皱处砍几个刀口，类似嘴巴，填两筷子粥进去。

“香么？”“香！”枣树光溜溜的枝随风摇曳！

我又给石榴喂了，木槿喂了，柑橘喂了……我不会漏任何一棵，都是好兄弟，好姊妹。妈妈常说牲口：“打一千骂一万，三十中午给顿饭。”这果木们也没少挨打，对它们的恩爱提前到腊八了。

我家落住它们就落住了，有父母们植下，有鸟儿衔来，还有它自个生来。

枣树不显年龄，与年俱增，不见老。树干挺拔，树枝婆娑，锐利的针刺在秋冬显得张牙舞爪，春天叶子一出，就被掩映，在你偷摘枣时会冷不防刺一下，划道血口子。枣花不比其他果木迟，满树披绿，枣花羞涩而出，淡黄的米粒洒满层层叶间，清淡的香气弥漫场院。之后，针尖大的青果，一串串，一挂挂，花与果一比一的交接。果子出世到成熟一点都不着急，它似乎笃定了果子最终不会辜负于人，早点晚点无所谓。伏天过了，燕子孵了几窝都飞了，枣子还是那个头。秋风接管了田园，日头改变了脸色，枣子这才有了劲头，有一颗的脸微微红，一串开始红，接着朝阳的那半边树冠全红。

木槿花早在麦收就开了一茬一茬，巴掌大的红紫花朵不为招蜂，不为引蝶，不为果实，只为饭桌那盘菜。母亲常常一摘大半篮子，炒一大盘子，还浇点稀面给花糊上，摊煎饼。黄焦的饼里是稀松的木槿花，软和酥完美搭配，这顿饭吃得绝对过年似的余香满口。其实，南瓜花、金针花、槐花、榆钱也都可以有这种吃法，也都不输它的美味口感，但那些花似乎原本都不是为人口福而开，倒是这木槿花，诚心诚意开给饭桌，旧花新花持续，父亲的风味煎饼一再品尝。

石榴树正对着门，从场院边的石坎里爬出来，身子先是平出一截，再扭身向上，挣得树干就有些扭和拧。两个分支，都有碗口粗，树冠下可以歇荫。春天都快打烊了，石榴才拱出一些精致的绿叶，绿叶深处蹦出一点红，那就是石榴最妖娆的青春，好饭不怕晚。石榴花本来就娇艳，再配上个香炉样或花瓶样的造型，而且花口还带着锯齿样的牙边，这花瓣和花蕊欣欣然呈现，真够美不胜收的。石榴多籽，整个石榴树却不属于多子多孙那类。红艳艳一片，满树火爆，其实真正成为石榴的屈指可数。花与果一开始都分得很明了。结果子的花，它的肚子开始就显形，像女人怀孕肚子有些鼓，随着花瓣的飘落，香炉样的肚子就一天天圆而大。不结果子的花，肚子小得可怜，越长越抽，直至最后落地。石榴从铜钱大到鸡蛋大到拳头大到小葫芦一样大，它要怀孕整整一个夏天还要搭上大半秋天，比枣子还要

迟。所以，枣子挨打的时候它在一旁看笑话：“活该，谁让你枣(早)的！”石榴完全成熟的时候，它自个儿都笑炸了，露出粉红的籽。女人们常常拿自己的牙与这石榴籽比。

柑橘攀着时间做亲戚，总不会被时间的鞭子抽打。老早就一头馨香的米花，杏子挂果它也跟着挂果，杏子早都吃完了，柑橘依旧还是青蛋蛋，不着急。也许是等柿子吧，直等到柿子一背筐一背筐朝家背时，它的金色油光瞬间从墨绿叶子下释放出来，高调亮相了。柑子大而皮粗，有身癞蛤蟆那样的鸡皮疙瘩，瓢大，微酸，没事，搁几天就甜了。桔子在柑子面前显出女性的俏丽，细皮嫩肉，甜蜜可人，掌中可把玩。

那棵杏树一定野生，根扎在石头上，周边没一捧像样的土。除了腊八我给它一筷子粥，还有谁会想到它呢？当然，吃杏子的时候会有人想到，想到攀它的树顶，给它掠夺一空。春天它与周边的野桃树一同开花吐叶，那绿叶和粉红的花都艳丽出彩，谁配谁都是绝配。布谷鸟四下飞，打麦的连枷声响彻云天，杏子赶场似的一夜之间完全变黄、变软。母亲说这是一树小麦杏，在第一场麦子收割的时候它必定应时而落，不及时摘都给蚂蚁做好事了。我对这树杏子特别有好感，饥渴的时候，摘一捧坐到树下，手指一捏即开，杏核干干净净脱落，两瓣又沙又甜的杏肉到嘴里立马就快意了胃口。村人说：“桃饱杏伤人，梅子树下抬死人。”杏子多吃伤身体，我多次验证我们这杏养人，属于杏中上品，可以当点心。

房背后是两株情侣柿子树，伟男子的这棵是普通型，果子椭圆。正常年景，结一千多斤，旋出的柿桃挂满一面墙。高枝上垒了一个硕大喜鹊窝，这条沟的喜鹊一代一代在此出生，无数喜鹊认了它为故乡。另株柿子小鸟依人，偎依大树，幸福得不要不要的。它的作品是带有一圈花盖的罐罐柿，颇有工艺。自小到大，成熟到掰开即吃，都是青色。不明就里的人疑惑：这柿子咋一辈子都长不熟呢？

右边几棵顶天立地的榆树自觉自愿做了旁边一架葡萄的身子骨和顶梁柱。葡萄有些年纪了，藤子都有两把粗，枝蔓年年伸展，在榆树之间自由攀附，织就了一个很大的葡萄棚屋。我们几个孩子没事了，就坐到那个最粗的龙形的藤子上摇晃，边摇边念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七月七，牛郎会织女，织女提起衣裙，踏着鹊桥一家人喜相逢。很多话要说，又不能被王母娘娘听到，只能悄悄说，他们的悄悄话能在葡萄树下听到。真是这样么？为什么一定是葡萄树下？七夕，我和我姐坐到葡萄藤上，天湛蓝湛蓝，星星个顶个出来，织女星特亮，眼睛总在眨巴，牛郎星也莹莹可鉴。盯到夜深人静了，依然没听到啥，但我怀里落入了故事。

果木树房前屋后站立不移，一生一世。

它们硕果满枝，我们儿孙满堂。

远去的麦芽糖

■夏飞雄

记忆，是无形无色的。然而，当它与美食联系时，就会变得厚重起来。前些天，读到一篇文章，是老猫的《美食是历史的烙印》，读罢便唤起我对童年的回忆。作为八零后的我，儿时零食清单中的麦芽糖，总会泛起我记忆深处的阵阵涟漪。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货郎文化在农村较为流行。那些走村穿巷的货郎对于儿时的我而言，简直就是神奇的魔法师，因为他们的箩筐里总能吐出众多稀罕物。在所有的乡村货郎里面，担着麦芽糖的手艺人最能攫住孩童们的心。他们所到之处，必定会引起我和小伙伴们的欢呼。

每到冬腊月，乡村里就热闹起来。货郎们总是挑着两只四四方方的箩。一只箩用来装村民用于交换的物品，另一只箩上放着一块很大的木板，木板上面放着一大块正方形的麦芽糖。他们一路走来，手里的拨浪鼓叮叮当当摇得正欢，嘴里喊着：“麦芽糖！麦芽糖！又香又甜的麦芽糖喽！”

每当叫喊声传来，我和少年们便闻风相悦，飞奔而至。货郎们一边接过我们从家中拿来的鸡蛋和零钱，一边微笑着说：“不急不急，慢慢来！”然后根据大家拿来的东西，等价交换。只见他举起小铁锤对准小铁凿，“叮当”两声脆响，便碎出一小块糖。我和少年们如获至宝，欢欣雀跃地跑开。

拿到手后，一丝清甜的飘香，宛如随风荡漾的丝绸，轻轻划过我的鼻尖。我狼吞虎咽地品尝着，一种别样的甜蜜幸福流淌于心头，此刻哪里还顾得上大人们“小孩儿嘴馋贪又贪，吃糖粘牙掉不完”的教导呢？

这些扫却愁绪的麦芽糖，我却从未目睹它是如何做出来的。一次，我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麦芽糖的制作流程。幽幽深巷中，一位民间传人正在熬制麦芽糖。他和工人们先是将小麦浸泡于锅中，然后将糯米洗净后蒸成糯米饭，再将麦芽和糯米饭一同倒进大锅，搅拌均匀并滤去糖渣。随着香味愈盛，锅里的糖已经愈见黏稠，等这些糖稍微冷却就会凝固成棕黄色的糖块，再用木棒将糖块拉到架子上，不多时，糖块就由透明澄清的棕黄色慢慢变成了乳白色，麦芽糖也就做好了！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零食层出不穷，花样百出。无论城里乡下，麦芽糖都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刻在麦芽糖里的童年，承载着无数的美好和遐想，也留给我无限的人生回味。其实，我所怀念的也许不是麦芽糖，而是一种乐天向上的精神。在那个物质贫乏的时代，乡村少年们有着不一般的诗心，以及苦中作乐的本领。一块小小的麦芽糖，就足以唯美他们的曾经，温润他们的流年。

岁月悠悠，远去的麦芽糖如同旧时的磁带，繁华散尽后，仍然穿过岁月的音符，滚落出一地的温柔，留下独有的印记……

作者地址：郟阳中学